

思露 花语

◎小镇往事

喊街

文/齐永平

也只有暖水镇这样巴掌大的集镇才能“喊街”。

再大些就是城市,城市集会肯定不会打发一个人转街道去口头通知。再小些是村,零零散散几十户人家,形不成街道阵势,站在高处喊一嗓子,全村都听得见,没必要打发人绕村子去转悠。暖水镇有三道街,百十户人家,转一遍下来不到半个时辰,正好是一个人的营生。

喊街人叫智安泰,人们称他智老汉,我们叫他智大爷。他独身一人,五保户,公社每个月发几块钱的生活费。领了钱就得做营生,没有一个固定职业,就给公社打杂、打扫街道、喊街什么的,扮个忙来用的角色。

智大爷喊街的家伙是一面铜锣和一个白铁皮话筒子。那面铜锣已经出现裂纹,因此就不敢使劲地敲,不太清脆的“当当”声,夹杂着沙哑的破音,几乎没有余音缭绕,有如唱腔前短促的过门一般。敲锣的小木槌前端塞了些棉花,用一块红布包裹着,就像红军军头上扎着的那块包头布一样,年头长了,已经分不清是红色还是黑色。话筒子已经没有了白铁皮的本色,与使用多年的火炉筒子一个样,变成褐色了。喊了多少年,不管后面的内容是什么,前面的这句总是一成不变的“家属干部社员同志们——”。这样的称谓精辟准确之至。镇上不分男女老少,也就是家属、干部和社员这三种身份,除此之外,还有那么几个闲杂人员。

还有那么几个闲杂人员。比如他本人,既不是干部,也不是社员,更不是家属,只是一个五保户,无职业者,经常被人们忽略,甚至,连他本人也常常把自己给忽略了。

听得最多的是“家属干部社员同志们,今儿黑夜在公社大院开会了——”或者“家属干部社员同志们,今儿黑夜在车马大酒店开会了——”。

那个年代会多,隔三差五地开会。传达精神,布置工作,学习“语录”,忆苦思甜,批判斗争。那些久远的会议,恍如隔世。

喊街过后,人们三三两两走向会场。夏天,公社

大院吊个马灯,高悬的马灯下人影憧憧,台上的人口若悬河,台下的人昏昏沉沉,久了便有人交头接耳。开会,本来是大人们的事,却有孩子们来凑热闹,在座位间来回窜,也无人赶跑。马灯不甚亮,却吸引着成群的飞虫萦绕,不断地有飞虫撞在玻璃灯罩上,被弹了回来,又有飞虫撞上去,如此往复,前赴后继。看飞蛾扑火,可怜蚊虫渺小无知。多年以后回望往事,人们才会发现自己比蚊虫强不了多少。

冬天开会,在车马大酒店。一进两开,留了过道,是四面大炕,来客自带行李,自备米面,有一些锅碗瓢盆可用,住客多了,得轮流着自己做饭。开会的时候,炕上坐的、地下站的,男人们抽旱烟,女人们嗑瓜子,交头接耳,间或几声鼾声响起,嗡嗡嘤嘤,杂乱无章,烟味、汗味、屁味、汗脚味,五味杂陈。有一次开会,是批斗富农吕三换,众人七嘴八舌数说他新中国成立前买房置地、请长工、雇短工的事,有人说着就跑了嘴,民国三十六年遭年馑,不要是人家吕掌柜收留,我爷爷怕是要饿死了。主持人一听跑了题,批判斗争成了评功摆好,赶紧打住。也有好事者,一个住客车馆,听众人的发言东一榔头西一锤子,说不到点子上,便从角落站起来插一杠子,声色俱厉地批判发言,说了半天,牛头不对马嘴,原来他批判的是李三换。众人哂笑一遍,作鸟兽散。

智大爷身材矮小,精神矍铄,是个勤快的小老头。每天早晨,大多数人还在梦乡,他已经开始扫街。他使唤的扫帚格外长,立起来,差不多是他的两个身高。那大扫帚一下一下地颤抖着掠过街面,他有些吃力,却不停不歇。智大爷扫街费扫帚,因此他自己扎扫帚。秋天,他到偏僻的沟渠收割长势高大的苣荬,一背一背地背回来,立在墙角晾干。空闲的时候扎扫帚,扎扫帚的工具是一个木头楔子,尖角,平端,尾端很大,像犀牛角。扎扫帚的时候,他把苣荬塞满了箍圈,楔子插进去,在石头上蹾,蹾出空隙,再插一

把苣荬,再蹾,紧实了,把修好的扫把蹾进去,一把扫帚就做好了。就因为他有那个蹾扫帚的木头楔子,街上人家总是请他做扫帚。

雨天过后,车碾、人踩,街道上坑坑洼洼,智大爷抄一把方头的铁锹,铲高垫低,修修补补,街道复又平平整整。夏天的午后,热浪翻滚,他拿铁锹从水道上撩水,洒到街面上,瞬间,便是凉风扑面,清爽宜人。有知书识字者走过,感叹说,清水洒街,黄土垫道,这可是往昔皇上出行的阵势。

冬天,下雪了,智大爷不等雪停就在街上扫雪。一身黑衣在漫天飞雪中朦胧可现,再加上斑驳的树干、飞翘的檐角,倒可构成一幅水墨画,就叫做“风雪扫街图”。有智者说他,何不等风停雪住了再扫?你这下了扫,扫了下,是不是光棍老汉的力气无处使?智大爷说,这闲着也是闲着,雪不厚,连扫带擦,也就是一个人的营生,等雪积厚了,人出来一踩踏,我老汉可就拾翻不动了,好像整条街都是他的,可惜,那时候也没有“街长”这么一说。

镇上人家养的鸡儿、猪儿,秋收一过就放开了,在镇外的庄稼地里,猪往前拱,鸡往后刨,四处觅食。开春,到了播种季节,该把猪儿鸡儿圈起来了,智大爷又开始喊街了:“家属干部社员同志们,快把鸡儿猪儿圈起来啦……”。

还有些事,诸如卫生检查打扫街道呀、孩子们集中打防疫针呀、旗里的乌兰牧骑要来演出呀,就这么些零零碎碎的事儿,智大爷敲几声锣,喊几嗓子,喊声由远及近,又由近及远,循着那几道街、几条巷走了。

智大爷的嗓音有些磁性,声音虽不高亢,却很饱满,那独特的喊街声在小镇的大街小巷萦绕了廿多年。如果他老了,喊不动了,换个人来喊,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又一种风格。没有人接他的班,在他60多岁的时候,镇里建立了广播放大站,两个大喇叭高高地绑在树干上,自从有了大喇叭,就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敲锣声和喊街声了。

◎书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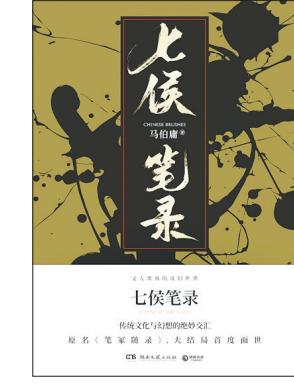
《怦然心动:我的告白折纸书》

作者:徐 静

出版:四川文艺出版社(2019年版)

告白一词,最早来源于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,有“报告,汇报”之意,后来逐渐演变为:“向爱慕之人表达心意”的意思。矜持如古人,告白的形式也有很多,比如隐匿于文字之中的诗情,绣于荷包、香囊之上的画境。羞涩的假意掉落一方手帕,豪放的可以掷果盈车。告白需要真诚和惊喜,才能铭记一世;爱情需要滋养和长伴,才能心动一生。用一张张缤纷艳丽的彩纸,折叠出想让人看懂的心意;用一句句暗藏其中的情话,传递出语言之外的心思。“你的每一次怦然心动,都是我最想要的回答”。

折纸“情书”《怦然心动:我的告白折纸书》将“告白心意”完美融入“折纸手工”,按照“恋爱进程”将全书分为暗恋、告白、陪伴,其中包含立体心、戒指、玫瑰、摩天轮等众多创意告白折纸作品。每个作品都提供对应的告白情话和唯美插画。作品完成后,会将告白情话和插画巧妙地隐藏其中。该书将告白与折纸相结合,在折纸过程中,既有情感的投入,又有手作时的乐趣。简单的纸,也能传达出内心深处的爱恋。



《七侯笔录》

作者:马伯庸

出版:湖南文艺出版社(2019年版)

这是一段关于文人的壮丽传说。几千年来,每一位风华绝代的文人墨客辞世之时,都会让自己的灵魂寄寓在一管毛笔之中。他们身躯虽去,才华永存,这些伟大的精神凝为性情不一的笔灵,深藏于世间,只为一句“不教天下才情付诸东流”的誓言。其中最伟大的七位古人,他们所凝聚的七管笔灵,被称为“管城七侯”。一位不学无术的现代少年,无意中邂逅了李白的青莲笔,命运就此与千年之前的诗仙交织一处,并为他开启了一个叫作笔冢的神秘世界。七侯毕至之日,即是笔冢重开之时,历史秘辛纷叠而至,诸多传闻、掌故以及沉积于历史底部的线索汇聚一处,古今彼此关合甚至超越了时空之限。

这是《七侯笔录》讲述的故事,其作者马伯庸说:“中国有那么多惊才绝艳的文人墨客,有那么多璀璨深厚的文艺作品。笔冢主人把才情炼成笔灵,是美好的希冀。对我的创作生涯来说,《七侯笔录》就像它的主角罗中夏一样,是一部幼稚、不成熟的中二作品,但这其中,蕴含着我对文学的初心,以及不可追回的少年意气。”

真正的思想者,善思不仅有共通、共情的思维,妙思更有独立、独特的思考,所以从来不做传声筒,更不会做应声虫。

决断必需果断,否则犹疑不决,其举棋不定之时,机遇往往擦肩而过。故如此反复无常,再多的希望最终也都会成为无奈的奢望。

被人欣赏,则会活得快慰,故令人珍惜回味;被人赞赏,则会活出快意,故让人珍重玩味。

性子急,一触即发,怎么会蓄势待发;样子丑,不堪入目,怎么能掩人耳目。

身处困境,敢挣脱的是志者,能超脱的是智者,而求解脱的是弱者,想逃脱的则是庸者。

文/巴特尔